

聊斋闲品

说真话与说假话

❖ 高玉成

高允是北魏时期的著作郎。有一个叫翟黑子的同事,因受贿将要被太武帝拓跋焘问讯,翟黑子私下请教高允:“我应该说真话还是说假话?”高允说:“皇上一向信任你,你应该说真话。”翟黑子不放心,又去请教另外两位同事,两位同事却说:“说真话后果难以预测,不如说假话。”翟黑子为此埋怨高允说:“你怎么能把我在死里引导呢!”于是太武帝问讯翟黑子的时候,翟黑子就说了假话。结果太武帝大怒,立即杀了翟黑子。

不知翟黑子临刑前有没有想过,如果听了高允的话,是否可能免于死呢?

事情很快就有了答案。公元450年,史上著名的“崔浩史案”爆发,太武帝盛怒之下要杀编写魏史的崔浩及高允等人。高允当过太子晃的老师,太子晃有意保护高允,就亲自带高允去见太武帝,并提前给高允交代:“皇上问什么,你就按照我的话回答就行了。”见到太武帝后,太子晃说:“魏史是崔浩编写的,高允地位卑微又很谨慎,什么都不知道。”太武帝便问高允:“是这样吗?”高允说:“不是。崔浩是主编,只管大的方面,而具体内容多数是我撰写的。”太子晃说:“高允是被皇上您的威严吓傻了,他之前和我说话的时候不是这样的。”高允马上说:“太子这是有意保护我。我之前并没有给太子说过什么。我现在说的都是真话。”太武帝感叹道:“临死不改变自己说过的话,是诚实的表现;做臣子不欺骗自己的君主,是忠贞的表现。这样的人应该给予宽恕。”便下令赦免了高允。

翟黑子说假话被杀头,高允说真话被赦免,高允劝翟黑子说真话被翟黑子误解,其他人劝翟黑子说假话却将翟黑子送上绝路。事后有人说高允是智者,也有人说高允是“圣人”,高允却说:“我只是怕辜负了翟黑子而已!”

我倒认为,高允劝翟黑子说真话时,未必确定说真话一定能挽救翟黑子,但他一定认为说真话比说假话更无愧于心。其他人劝翟黑子说假话时,未必不是出于对翟黑子的挽救,没想到却将翟黑子置于死地。说真话与说假话的结果并非高允等人所能预料,而是掌握在太武帝手里。高允只是用他的行动证明,在生死抉择的紧要关头,他仍然会像劝翟黑子那样选择说真话,无论结果怎样。

高允不是“圣人”,但他是历史上少有的敢于坚持说真话的人。他一生服务过北魏5任皇帝。在那个动荡的,充满争夺、背叛、阴谋、杀戮的年代,无数说假话的“聪明人”被杀头,高允却以他一贯的真诚获得了北魏5任皇帝的共同尊敬,直到98岁善终,这大概也算是对坚持说真话的人的一种福报吧。

春日诗花开

❖ 刘俊伟

还记得十多年前刚参加工作的时候,那是个夏天,我的办公室在二楼,楼下是一块小小的绿地,绿地上孤零零地种着一棵树,树干笔直细长,但生得单薄瘦弱。夏天狂风暴雨肆虐,它就像没有根基一般,在风雨中东倒西晃,来回飘摇,真担心它被连根拔起。我一度以为这棵树或许不是园丁种下的,而是由一只鸟儿某天衔着种子经过这里,一个疏忽大意种子掉落下来,她就默默吸取养分,努力生根发芽,最后艰难地生出这副瘦弱不堪的模样。风雨停了,本来就稀稀落落的叶子更是少得可怜。夏天过后,我再也没注意到这棵树。时间慢悠悠地来到第二年春天,刚入春的天气里风还带着些许凛冽,有天上我刚到办公室,突然发现这棵树开出了一树白花,花型硕大洁白。那一刻内心的惊喜呼之欲出,在别的树木还未长出新芽时它却不惧严寒独自盛开,开得那么热烈而坦荡,无叶相衬,一干一花,无遮无掩。这是我第一次遇见玉兰,从此便喜欢上了这坚韧又高洁的花。

今年春天刚到,每天上班我都要刻意绕道经过一条小街。小街的两旁栽满了玉兰树,有白色的广玉兰,粉色的二乔玉兰。这条街因此得名玉兰街。

玉兰街上的玉兰树排列整齐,每棵树之间相隔3到5米,沿着道路笔直地向前延伸。它们形态各异,有的树形高大,有的粗壮矮矮,树冠有呈伞状的,也有呈圆锥形的。玉兰又叫“望春花”,先花后叶,初春二三月间凌寒早放,先于百花,引领春信,寓意“望见春归”。自古以来深受文人雅士推崇,有诗赞其“净若青荷静不染,色如白玉美若仙”。

一日、两日、三日过去了,这些玉兰树还是未见动静,丝毫没有要绽放的预兆。我也并未心急,等待一树花开,需要有耐心,花朵从来不会因为谁的期盼而提前绽放,也不会因为太过娇情而姗姗来迟。她就站在那里,酝酿着,等待着,寻一个恰到好处时机,翩然入场。所以这必定是一场不期而遇的相逢,耐心等着就好了。

有一天早上,开车刚转过弯,我立刻被眼前的一路繁花惊倒了。一整条街上的玉兰竞相开放,如雪覆枝,白的,粉的,交相映入眼帘,树间锦簇,明艳照人。她们像是提前悄悄约定好的一样,要在这天清晨的同一时刻绽放。一簇簇的花朵如一团团粉朵,白色的云朵,不小心从云端跌落在人间,却又不肯沾染大地,只好悬浮在树枝上,不染纤尘。如若不是街道两旁林立的楼宇和马路上来回穿梭的行人,还真以为为自己无意闯入了仙境。我停好车走下来,站在树下驻足观望。枝头的玉兰花,或含苞待放,或肆意盛开,有的像一个个紧握的拳头正蓄势待发,有的犹如一盞象牙雕琢的灯盏玲珑剔透,有的形似一朵莲花洁白高雅。

玉兰的花期短暂,约为10到15天。花开时节,这条街热闹极了,早上经过时常常看到有人也如我一般放慢脚步,停留观赏;也有年轻女孩站在树下打卡拍照;还有些人拿着专业相机正反复调整角度寻找合适位置……一周后,花朵就由繁盛转向凋零,玉兰花不似其他花凋谢时零星落地成泥,而是整朵坠落,正如它坦荡盛开时一般,果断决绝。之后整条街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平静,玉兰树开始默默生出新绿的枝叶来,时光流逝,任凭四周百花争艳,她自静心等待下一次相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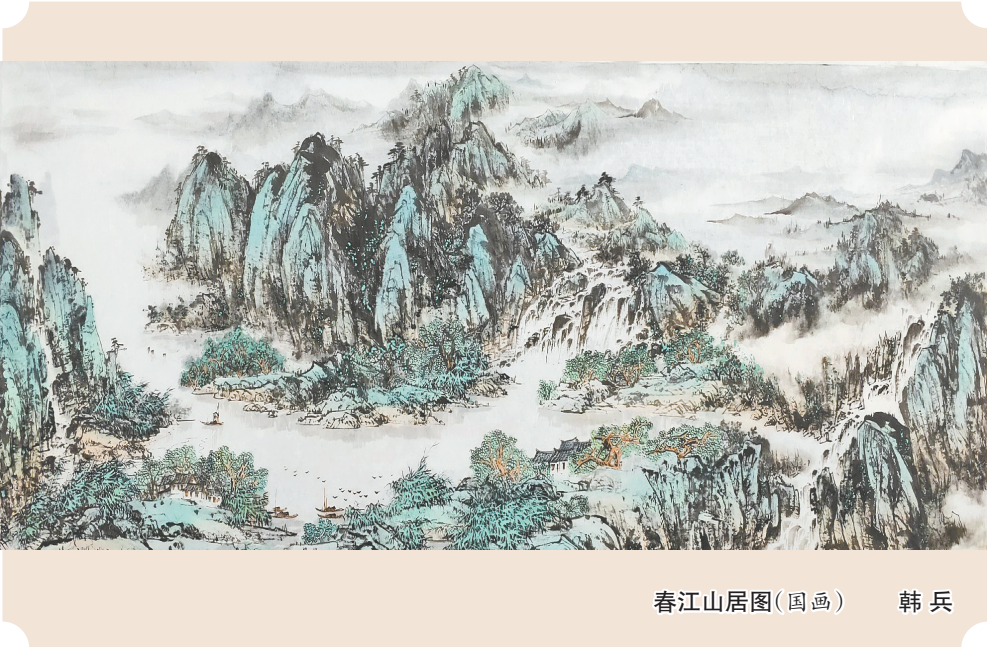
因为要等待花开,所以每日绕道而行,匆匆忙忙赶路时,也要看看身边的风景。春日等花开,夏日听晚风,秋日静候细雨梧桐,冬天期待白雪皑皑。一年四季里,总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值得盼望和等待。

郑州地理

风,吹旧了时间,却没有吹老油化厂青春的容颜。红砖砌就的厂房、高耸的烟筒、巨型的大铁罐,弯形的车间……保持着自1952年以来的“郑州记忆”。如今,它们已经华丽转身为文化创意园,焕发了第二春。春心荡漾的还有四面八方涌来的人们。

市声喧嚷。厂区内部的马路,变身热闹的街市。商场、饭馆、酒吧、民宿、花店,替代了曾经的车间、传达室、办公楼、材料间、储存库,一时爆火。人间烟火味,最抚凡人心。生煎、烧烤、鲜榨、暴打、红油掺杂开放,小吃摊前挤满了人,主打一个花样翻新不重样。宽阔的空地上,摆满一张一张条桌,围坐其侧的大多是饮食男女,犹如自助点餐的流水席,你方吃罢我登场。啧啧声、哒拉声、嘤嘤声、吸气声此起彼伏。长短不一地排列,恍如一阙宋词。胡辣汤摊更是脑洞大开,就着地理位置临近的优势,用彩灯在大烟囱上做起了文章:“没个大烟囱,谁家敢卖胡辣汤啊。”每当夜幕降临时,彩灯一亮,醒目吸睛,想来生意都不会差。

往深处去,耐人寻“味”。“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。”这话很夸张,也很治愈。赵九记呱呱老火锅店的顾客正在围桌论吃,抚慰自己,馋涎他人。火锅冒出的腾腾热气,引来了唐朝诗人宋之问。这个喜欢扈从优游的人,似乎刚从风景里拔脚出来,将他的《下山歌》书写在厂房高大的红砖墙上,引来看客不少。



春江山居图(国画) 韩 宾

荐书架

《悠悠金水情》:从现实地标到美学意象的升华

❖ 南豫见

漯河作家刘金涛新近推出的小说新作《悠悠金水情》,以郑州金水河这个现实地标作为原点,以文学想象为羽翼,使作品有了着落的本土文化依托。而经过艺术加工之后的这个地标,则多了一份超逸之气,呈现一种“在地”与“普适性”共存的审美意境。

现实中的金水河成了郑州母亲河的天然徽记,也变成了小说中流淌的文本。刘金涛把郑州城温润的气候特征,转译为文学想象空间的呼吸节奏——梧桐枝叶葱茏、春雨绵绸等,让滨河小区的烟火气和茶楼的心理咨询室,沿河呈现“世俗与精神”的场域分布,并与前述意义空间互为表里。作品对“金水河发光”传说的重构,实现了地域文化的创造转换;现实中国“淘金治河”出名的金水河,在小说中被演绎为“投金祛疫”的道德寓言。

对于郑州人来说,金水河的文学回归是一

下嵩山今多所思,携佳人兮步迟迟。松间明月长如此,君再游兮复何时。

文字背后,掩藏不了对时光易逝的感喟。游客中不少文化人,有人大声阅读,有人指指点点;有人分析诗意,有人慨叹人生。热闹的火锅店前,因了宋之问远道而来的“造访”,平添了几分情趣。

街角处的铁质托盘,直径一米有余,许是从哪个设备上拆下的零部件。穹形似覆锅。翻转过来,装满肥土,佛甲草生机盎然,长出青绿一片,自带风韵。几处砖墙上印有“郑州”“郑州记忆”字样的打卡点前,等着合影留念的人排起了长队,脸上洋溢亮丽华彩。

智慧点燃创意。两个平平无奇的化工原料罐,竟破天荒地与爱情连在一起。罐体呈现暗红色,锈迹浅延。一个写着“天荒地老”,一个镌刻“你烧我燎”,中间心形图案“郑在爱”,巧妙地把两罐连在一起。阶梯上,一青年男子手捧鲜花,正向心仪的女孩表白。着粉色卡通上衣的女孩,长裙衬出绰约身姿,脸上现着羞涩之情,亦呈欢喜之状。在这个和暖的春天,爱情的种子春风化雨,滋润着爱的心田。北边竖立着“缘分墙”,蓝、红底色,注释着男生、女生区域。一张简历的卡片,就是一个爱情的密码。扫码即可免费上墙,方便了有心人。不少青年男女在“缘分墙”前流连,眼里盈满光,蓄着爱意,蓄着希冀。哦,原来这里是“郑好遇见你——万娘相亲

角”。一个女孩用意味深长的眼光瞟我一眼,我这才反应过来,不小心“误入藕花深处”,赶紧溜之大吉。回头望去,那两个串联在一起的原料罐,不正像两个青年男女手拉手奔赴爱情的春天吗。于春日放牧的青年男女而言,这无疑是一个绝佳去处。

“十八拍音乐市集”的乐器尽情释放着蓬勃情怀。旁置9个圆形水泥滚筒分两层叠放,下五上四。初看并无奇特,走近一瞅才知端倪。原来每个滚筒内壁上刻有文字,是“胡笳十八拍”。我躬身入其一,壁上是一笔笔书写的胡笳第十二拍:“东风应律兮暖气多,知是汉家天子兮布阳和。羌胡蹈舞兮共讴歌,两国交欢兮罢兵戈。忽遇汉使兮称近诏,遗千金兮赎妾身……”那是一个春天,汉匈讲和,幸得生还的蔡文姬喜愁参半。和煦的春风,温暖不了她在胡地饱受寒凉的内心。圆形的滚筒,恍如时光通道,绵绵诉说曾经的过往。

乐声悠长,蔡文姬一生的悲欢离合,自演绎者口中徐徐吐出,映带着这个春日午后明媚的阳光,一半是忧伤,一半是惆怅。

目光在过去与现实之间不停切换。高矗数丈的楼宇竟是一个大型支架,油脂原料罐被高高地撑在空中。取掉原料罐后,中间留下三层圆形孔洞。水自圆孔层层跌下,落至二层顶端,顺四面方沿跌落至地面水池,溅起无数浑白珠玉,蔚为壮观。中有琴声传来,意似高山流水,

民间纪事

看灯火熄灭

❖ 娜也

我们好像很久没去姑姑家了。两位老人很高兴,特别是姑父,拿出了他珍藏多年的好酒,让爱人陪他喝。我们本不打算在那儿吃饭,但转眼之间姑姑已经准备好了六个下酒菜,变戏法一样快。其中有我最爱吃的凉拌豆腐皮,油亮光滑的那一种,是本地的特产,加了香菜、水煮花生米,拌了葱花油、蒜汁、芝麻酱。

我感冒刚好,一直觉得嘴里没味儿,看到这盘菜立马就有了食欲。不等他们招呼,就坐下来拿起筷子。姑父拿着酒瓶,笑着说:“这小妮儿,俺喝酒呢,你就先动了筷子了?”我也不在乎,嬉笑着还是吃。凉丝丝的,香辣过瘾,似乎还加了芥末油。姑姑也跟着笑,让姑父也给我拿一个杯子。

我坐在矮凳上,看着姑父在客厅忙活着拿这找那,身形显得比平时高了许多,行走自如,声如洪钟。蓝黑色的鸭舌帽、蓝黑色的长款呢子大衣、乌黑锃亮的大头皮鞋,正是他每年正月初二陪姑姑回娘家的行头,很精神。——“啪!”感觉一个酒杯掉在了地上。

我猛然一惊醒来。此时,是姑父去世的第五个年头!

那年春天,明媚的阳光下搭起高大的灵棚。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烟火呛得人喘不过气来,亢亢苍苍的喇叭声让我止不住眼泪。表妹扑倒在我的怀里:“姐,我没有爸爸了!”然后失声痛哭了许多。我抱着她,那瘦弱冷硬的肩膀颤抖着,痛着我的心。姑姑流着泪,懊悔自己不该让她吃那一口苹果。最后的日子里,姑父已经基本失去了唱歌和主动吞咽的能力,姑姑便像旧时的母亲喂没有长出牙齿的婴孩那样,先一小口一小口小口细嚼碎,再一小点儿一小点儿地抵在他的嘴里。姑父就这样勉强吃到些有滋味的食物,眼睛里掠过片刻的欢愉,而这一次……纵然,我们都清楚姑父已是油尽灯枯,姑姑还是不停懊悔着自己的“不小心”。

这是我第一次失去父辈的亲人,内心的伤悲无法言说。然而,更多的还是对死亡的恐惧,在表妹扑到我怀里的那一刻,我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力和绝望。

瀑挂前川。整个造型颇似天圆地方,取名为“天地玄黄”,成街区景观之胜。

“打卡墙”上的签名自然随性,多少有点至此一游的率真。涂抹的心情被风吹散。诗人吴元成的《花椒树》,描摹在落锁的大铁门上。文字自由开合,像春天麦苗地膨胀的欲望。

黄色的墙体像一面时光的镜像,我用目光探寻它。或许是一处闲置的车间。侧面开有一门,里面没有亮光,呈现出一片阴影。我走过去,倚着门框照了一张影。翻看照片,明黄的墙面很有年代感,也颇具艺术张力,我从暗黑的屋子迈步踱出,仿佛从时间深处走来。

有些累了,在露天摆放的桌椅前坐下来。这家小酒馆的招徕语很特别:没事呆着。呆着喝个小酒,呆着聊聊天。不会冒烟的烤炉上,茶壶置中,有气泡翻滚。茶水半红,香气随风飘散。周围放着几个小红罩,正燃着春日时光。抬头望见悬铃木仍瑟缩,去年的球果垂挂枝头,要等到四月春风吹遍,才会大量脱落,弥散为满天飞絮。墙角紫荆绽放出玫红的花朵,成簇成束缀满细枝。这种先开花后长叶的植物,对春天最为忠贞,随春开,随春去。栅栏里,黄色的金雀花、粉红的木茼蒿、紫色的角萼、金黄的白晶菊早已怒放。春天是个二八佳人,总要矜矜持,前脚迈进季节的门槛,后脚却迟迟不愿抬起。它站在不远处望着我,望着这片油化厂变身的热闹市集,还有这些踏青寻春的人们,笑意味吟。

我对祖父母的感情很深,特别是祖母,从妹妹出生(我两岁半)就睡在她的身边,听她讲故事,抱着她莲藕一样小脚儿入睡。夜深人静,我有时在临睡前感到饥饿,祖母便直起身来,从床顶上悬挂的帽篮里,拿出人来客去时留下的“礼物”给我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我跟着祖母得到了特殊的优待。祖母的灵柩在堂屋的当门儿停放了一周,我依旧睡在旁边的侧房里。晚上一个人从她身边经过,黑暗中也觉得害怕,就像往常她睡着了一样。

在送祖母出门的路上,我哭累了,还偷偷观察了大姐。孝帽遮住了她的眼睛,却看见泪水漫下来满脸都是,鼻涕拖拉着一寸多长。她声嘶力竭的哭声,像极薄的刀片儿在我的心上划了一下,瞬间一疼流血了。想起祖母对我的偏爱,我认为自己应该表现得更加悲伤,多少带了些表演的成分。那涕泪齐下的哭喊,事实上远不如姑父去世时的默然更为真切,痛彻心扉。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逼近。

“下一位会是谁呢?”这个念头在我的心里纠缠了很久,不敢想却忍不住。像一缕青烟从封闭千年的瓶子里冒出来,袅袅盘旋在身边老人花白的头顶,慢慢靠近我自己。一个不敢出口的词语,正在越来越大黑沉沉地压下来。

上苍为每个人点燃一盏生命之灯。赐予我们光芒的同时,也躲在暗地里将灯油丝丝抽离。——光,一点点暗下去。我们不知道它哪一天会熄灭,但这一天必然降临。

姑父去世前的十多年间先是偏瘫,慢慢不能自理,后来干脆坐在轮椅上人也认不清了。我们去看他,姑姑总是大声地一介绍,他常会像受了委屈的孩子那样,撒几下嘴流出眼泪。最后那两年,我已经不能确定他是否还记得我们。我们叫他,和他说话,他只是木然地瞪着眼睛没有回应。姑姑还过去那只告诉我们的“小名儿,他却不再流泪。又想起,睡梦中他体貌端的样子,再也睡不着了。看看手机,凌晨三点二十六分。

黑夜正带着我们奔赴黎明,并且靠近另一个黑夜。如同灯火燃起,然后熄灭。

冻油脂。颈脖修长若天牛幼时,牙齿整齐如洁白瓠子。额角方正且眉弯弯弯,嫣然一笑能醉人心魄,美目顾盼似秋水寒星。作者用生动传神的语言描画庄姜的美貌,清新雅致,读之令人浮想联翩,心驰神往。

这里的“蕡”,指的就是白茅草的嫩芽。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白茅草已经是卫地很常见的一种野草。张锡纯是近代知名中医大师,曾编撰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一书,广为流传。张老擅长采用白茅根治疗多种热病、浮肿,效果甚好。有一妇人年近四旬,因阴虚发热,逐渐出现小便不利,双下肢明显水肿,持续月余。曾请多方名医诊治,服用通利小便之药,皆无疗效。张老接诊后,发现其脉数近六至,重按似有力。询问病情,得知患者心中常觉烦躁。考虑此妇人发病,是因阴虚作热,又兼有实热,以致小便不利而促成水肿。于是,先生嘱用鲜茅根半斤,煎汤2大碗。嘱患者以之当茶饮,徐徐温饮之,使之药力昼夜相继。这样连服5日,渐渐退烧,小便流利,下肢水肿也逐渐消失。白茅根如此神奇,令人称奇。白茅根用最卑微的根系,托起了人间疾苦的重量。

春分与白茅根,是时序与草木定下的古老契约。在春分夜雨敲窗之时,让我们喝一碗白茅根煮成的粥,或饮一盏茅根竹叶饮,静静体验草木生发的些许暖意,享受天时、地利、人和带来的安宁和愉悦。